

以中國目前發展趨勢，中國之于世界，將很快不只是“衝擊”和“影響”了。未來二三十年內，問題會逐步轉變為：中國將如何左右“世界歷史”？

學術界所說的這個“世界歷史”World History，是一個源于黑格爾歷史哲學、至今仍然流行的特定觀念。

衆所周知，在黑格爾那里，歷史是一個總體過程，既有起點也有終點，且帶有理性的設計和目的，所以歷史也等同于階段性的“進步”或“發展”；沒有任何“進步”或“發展”的歷史，就不算是歷史。

按照這個定義，只有西方國家實現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而很多其他國家都“沒有歷史”，例如中國和印度。用他的原話說，“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中國“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歷史哲學》)

在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下，當代人已拒斥了這種“總體歷史”觀，但由於種種原因，卻仍然保持了關於歷史過程具有合理性和進步特徵的信仰。人們仍然熱衷於謀劃歷史、追隨歷史，賦予其內在的意義和定向，或基于自然，或基于理性，或基于上帝。

這是一個特別的時代精神，雖然已沒有了黑格爾哲學所提供的根據，“世界歷史”的進步觀仍然盛行。當今世界，無論哪個國家，無論信奉何種主義採用何種政體實行何種制度，在信奉“未來更美好”這一點上都毫無差別；普天之下，沒有任何政黨不靠承諾帶給人民一個更美好的明天而上台執政。美國有“美國夢”，中國有“中國夢”，聯合國也一直在塑造“世界夢”，無論內容差別多大，本質卻都一樣，統統出于這

編者按：我在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看中國如何左右“世界歷史”

一堅定信念：不靠神不靠天，通過人類自己的努力，就在塵世創建人間天國。

顯然，以人間天國為終點的歷史，一定是前行的、進步的、階段性的，而不是循環的、停滯的、終古不變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上的中國一直存在着如何走進、融入“世界歷史”的問題。因為與西方數千年階段分明的“世界歷史”相比，中國的確是很晚才皈依這一普世信仰、匯入這一全球進程，很晚才從一種基本上是循環的、向後看的歷史軌迹“並軌”到了前行的、向前看的“世界歷史”主軌道當中。

大體上，中國的“並軌”過程是這樣的：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歷經1860年洋務運動、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分別啓動了器物、政制和文化三個層面上的“並軌”；在1949年之後又不斷“繼續革命”，封死了復古回頭的路徑，打斷了自我循環的軸心；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並軌”過程加速，其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史無前例，一路冲到今天，很多方面已不是“並軌”的問題，而逐漸成爲了主軌道本身。

一個長期停留在“世界歷史”的“局外”的國家，突然走進了局內，而且迅速成爲了“世界

歷史”之“全局”的重要部分，這個重大事件所帶來的全部意義，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還沒來得及充分闡釋和理解。

首先，正如很多當代學者所指出的，這個階段性發展的“世界歷史”，既是“進步的”，也是“沒落的”，當代世界的“現代性”，既促進了越來越快的發展，也導致了越來越重的危機。

對於現代性導致的危機，西方學者的認識是深刻的。正如列奧·施特勞斯所指出的，在經歷了三次現代性浪潮之後，法西斯主義政治已成合理和必然。而西方世界在與法西斯主義的對抗中所憑藉的自由民主，卻不是現代性浪潮之後的現代思想，而是源自古希臘傳統的西方前現代思想。

可以說，如果將西方傳統分爲兩部分，一是自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以來的“現代傳統”，二是源自古希臘古羅馬的“前現代傳統”，那麼，兩者誰也沒有完全取代誰，當前的“世界歷史”大體上是這兩個傳統持續博弈的結果。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中國進入到“世界歷史”的“局內”之後，將會對這個博弈進程造成何種改變？中國的進入，將加強“現代傳統”的力量，還是“前現代傳統”的力量？

問題的複雜性在于，實際上，自1840年至

今，中國也出現了自身“現代傳統”和“前現代傳統”兩者的分離和對立。中國在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之下，靠長期的革命鬥爭艱難地完成了現代國家的建國，並實現了現代化轉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形成了一個鮮明的紅色政治傳統。但同時，中國又保留着一個持續兩千多年行之有效的儒家政治傳統，秦漢帝國的獨特製度文化一直影響至今。

與西方的情況類似，這兩者之間也處在一個既有衝突又有融合的持續博弈過程中。例如，“文化大革命”即可視爲兩者之間一次暴烈的衝突，而改革開放之後，這兩個傳統又再次發生了多方面、多層次的融合。

很明顯，中國“現代傳統”與西方“現代傳統”之間有重大關聯，中國紅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從馬基雅維利主義到列寧主義的西方現代政治。但畢竟又因爲儒家傳統的影響而有很大的不同。毛澤東稱自己爲“馬克思加秦始皇”，再恰當不過地說明瞭這一點。

綜合上述，中國全面捲入“世界歷史”進程之後，將會爲西方中心的“世界歷史”增加巨大的變數。一些很重大的問題，將會浮現出來，例如：中國的紅色政治將走向何方？成爲西方現代性浪潮的一部分？還是向中國前現代傳統回歸？西方現代傳統又將走向何方？將因爲現代中國的捲入而發生現代性的“第四次浪潮”？或藉助中華傳統文明的力量使危機得以挽救？

無論如何，猶如兩江交匯、涇渭並流，中國完全捲入“世界歷史”之日，也就是開始左右“世界歷史”進程之時。遙看中國如何左右這個進程，必氣象萬千，好似大歷史長河百年一遇之錢塘觀潮。

文揚 2013年6月1日

上周在加州度假莊園舉行的習奧峰會，被認爲是開啓了中美關係的新局面。

相對於中美合作的極端重要性，具體的會談形式其實無關大局，在莊園或在酒店，系領帶或不系領帶，都區別不大。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大國，爲了自身，也爲了世界，必須要保持“常態化”的溝通對話，這是全球一體化的大形勢所迫。再過十年二十年，兩國首腦每天通電話，或者隨時互發短信或微信或那個時候的什麼信，也不稀奇。

現實是，無論情願不情願，全球化帶來的大量新問題，各大國必須面對，而伴隨而來的“全球治理”難題，誰也躲不掉。

一個是國力快速上升直逼老大地位的新興大國，一個是穩坐老寶座絕不輕易讓位的老牌帝國，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和美國就是全世界最核心的兩個國家，稱爲“G2”或“中美國”，或“中美共治”，核心的意思都一樣：無論競爭如何激烈，也還是要盡力合作。

但雙方也都明白，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仍是開展深入合作的主要障礙。由於兩國的國內都存在近乎剛性的“政治正確”框框，一旦觸線，合作立刻轉入對抗，所以，儘管都有推動合作的良好願望，也往往會障礙重重。

本次習奧會在形式上的精心安排，即說明瞭這一點。策劃者用心良苦，從會談地點到着裝形式，處處反映着“鬆綁”的考慮，爲峰會內容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展開，創造最大的可能。

而雙方領導人的談判技巧，也至關重要，必須小心翼翼，避免觸碰政治陷阱，就像在沼澤地里找出路，既要一路走下去，又不能踏進泥坑。

對於包圍着中美兩國的這片“政治沼澤地”，雙方都有充分的認識。目前能做的，只是反復強調加強“政治互信”，就是要求對方相信，雖然存在政治上的對立，但自己也只想走路，無意進泥坑，所以最好誰也別推誰，大家摩肩擦踵一起走。

然而，雙方也都清楚，如果泥坑更少些，硬路更寬些，對雙方都有莫大好處，共同前進就有了更好的基礎。

有必要承認中美間的政治互補性

一種理想的情況是：雙方都正視現實，承認對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合理性，並當作對自身政治的一個互補，就像利用經濟上的互補性一樣，從政治上的互補性中擴大雙方合作的基礎。

在我看來，拿出點政治魄力和智慧，開拓出這樣一種前景並非不可能。

首先，要在這一點上形成共識：中美兩國最大的差異，不在制度，而在歷史。

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獨特的歷史所決定的，其合理性及合法性(legitimacy)都來自歷史，不僅是自1949年之後的現代國家史和自1840年之後的轉型史、建國史，還包括兩千多年的“百代秦制”史和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脫離開這些歷史背景和內在的歷史邏輯談論當前的政治制度的選擇，沒有意義。

美國完全不同，兩百多年的歷史，還不到中國東周時期的一半，放到中國的歷史里，幾乎什麼都不會發生，更談不上長期的歷史邏輯。美國的政治制度，更多地是爲適應從世界各地移居美國的不同人群的不同願望而形成的，在這種適應中，通過不斷糅合和平衡，合成爲一個觀念體系。正如離開歷史談論中國政治沒有意義一樣，離開不同人群的平等訴求和機會訴求談論美國政治也一樣沒有意義。

抽象地說，中國政治是時間性的、縱深性的



的、“歷時性”的，美國政治是空間性的、平面性的、“共時性”的。

毛澤東說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其實，這可以說是中國當代領導人的共同底色，自毛澤東之後人人都是，秦始皇即代表了古代國家傳統，馬克思即代表了現代國家傳統。讓美國人理解這一點很難，因爲美國沒有這麼複雜的傳統，更不懂其中的緊張和衝突意味着什麼。

美國總統的產生，幾乎與歷史無關，只是從構成美國社會的不同人群的不

同願望和理想的博弈中產生，富人集團的代表、窮人階級的代表、白人的代表、黑人的代表，都有可能，端賴各自的博弈策略。選舉制度的改變可以影響總統的誕生，連新媒體的出

現、大事件的發生，也都

有可能左右總統的勝出。

由此可見，兩國的政治制度都是各自國情的產

物，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圍繞誰先進誰落後的爭論意義不大。而一旦放棄了對道德優勢的爭搶，客觀評價對方，兩國之間巨大的政治互補性和合作空間，也就一覽無餘了。

對美國人來說，從中國政治中可以學到對漫長歷史的繼承，這將會大大有助於美國與其他有着悠久歷史的國家打交道，如俄國、伊朗、中東國家和南歐國家，也包括老歐洲。

而對中國人來說，從美國政治中可以學到對多民族群體、多利益群體和全球事務的把握，這也會大大有助於中國進入世界大國的角色，還有助於自身政治制度的逐步改進。

政治問題並非一定要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化約爲技術問題、方法問題。承認中美兩國政治具有互補性，在合作中加以利用，對雙方也都不是多大的離經叛道。想當年，毛澤東能在中國最意識形態化的時期，與美國、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與那時相比，今日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的空間要大得多。

毫無疑問，一旦中美兩國都承認這種政治互補性，將會是一個遠比強調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更爲堅實的政治基礎，政治對抗也將有可能轉爲政治合作。但這畢竟還只是個理想，能否實現，還要取決於雙方的互動。

文揚 2013年6月12日

百味堂
中醫師 朱銀海

BAI WEI HERBAL STORE
YINHAI ZHU Chinese Herbalist
三十多年臨床經驗，專治療疑難雜癥
3820 Superior Ave. Cleveland OH 44114
Tel/Fax 216-696-1637 Cell: 216-470-5644

房地產經紀人
Lucy Hu (胡仲平)

專營房屋地產買賣
免費提供地產信息
耐心周到優惠服務

OwnerLand REALTY
www.ownerlandrealty.com
☎: lucy@ownerlandrealty.com
☎ (440) 725-4459
☎ (440) 605-1414

ZAK FUNERAL HOME
OVER 100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

成立於1890年
家族所有並運作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提供各種宗教信的殯葬服務
合理的價格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 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 (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